

卷十九

漢桓帝

下

靈帝

獻帝

上

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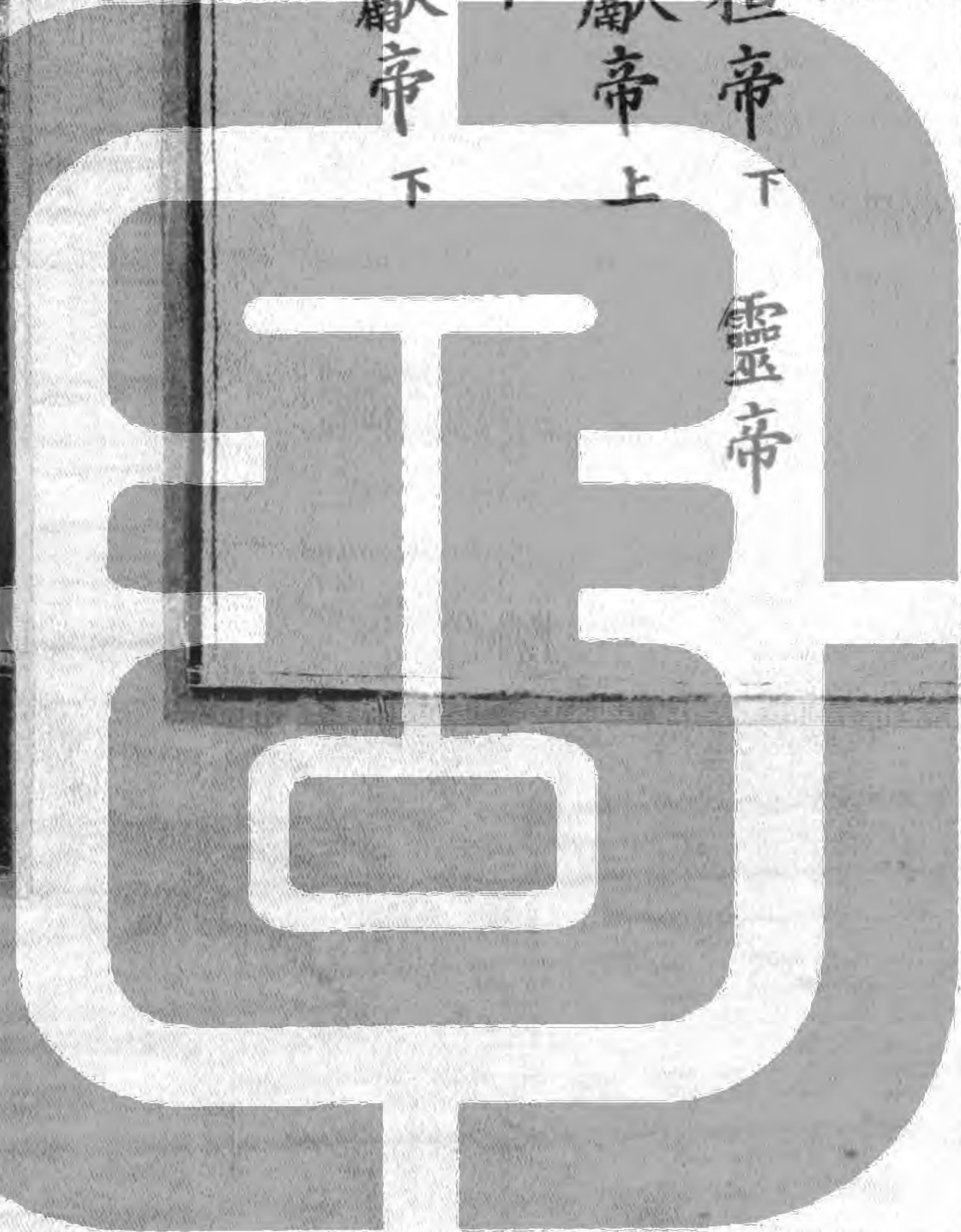
漢獻帝

下

歷代通鑑纂要

卷十九

之二十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九

起漢桓帝永康元年
至獻帝初平元年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未丁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

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

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

而為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

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

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張陵。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平決臧否。音鄙善惡也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諍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

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真氏德秀曰。黨議之興。本由姦豪驕恣。為民蝨賊。二千石舉職奉法。按而誅之。何罪之有。桓帝以嬖倖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之。

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拜董卓為郎中。卓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帝在位二十一年。年三十六歲。初竇后既立。御見

甚稀。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
前殿。遂殺田聖。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

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音倏問以國中宗室之
賢者。儵稱孝王曾孫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
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

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
陳蕃移書責之曰。今帝祚未立。諸君柰何委荼蓼

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

追尊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
董氏為慎園貴人。

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
遂遷太后於南宮。

竇太后臨朝。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名賢

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專。為貪暴天下。凶凶宜悉

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唐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允。音淫豫定也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

乘昕王甫鄭颯音立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

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祈為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收長樂尚書。註：皇太鄭颯送北寺獄。令水與尹勳雜考。辭連節甫。勳水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讀為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節請帝出御前殿。拔劍踊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挾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

至北寺獄。收勳水殺之。出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

校

即五營皆
掌宿衛兵

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

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黃門反逆。何云實氏不道耶。甫使劔士收蕃。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

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甫等六人皆封列侯。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張氏拭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閹二也。宦者之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太后未明禍亂之源。

中外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先後輕重之倫。乃一槩欲施之。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若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小人之法也。

配

二年。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

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也。旋視復也。反覆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從也。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皆自囚廷尉。數日得出。以劉嚳為司空。

嚳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復治鈞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

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張儉翟超岑暉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音反嚳王章為八厨。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鈞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

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李膺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

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遍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司馬氏先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

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四年。帝朝太后於南宮。

帝以太后有援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供養資奉。有加於前。

熹平元年。太傅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

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朝章。然溫柔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為長樂太僕。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皇太后竇氏崩。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音庇影屬日南郡太后憂思感疾。崩

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

亥率

子壬

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母臨天下。援立聖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宜合葬宣陵。帝從之。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以侍中段熲代

猛乃四出逐捕。及大學游生繫者千餘人。奏猛論輸左校。

殺渤海王悝

初渤海王悝。以不道。貶為癭陶王。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以非甫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悝交通。乃使段熲收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悝。詔冀州刺史收悝。迫令自殺。妃妻子女傳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甫等十

二人以功封列侯

二年。以唐珍為司空

珍中常侍衡之弟也

三年。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

堅。富春人。先是會稽妖賊許生稱帝。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破斬之。

四年。鮮卑寇幽州。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

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謂之婚

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

缺不補。蔡邕上疏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

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

寅甲

卯乙

辰丙

司馬氏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深可為戒哉。

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

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

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

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宜加沛宥。

以副天心。帝大怒。檻車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

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

官禁錮。爰及五屬。五。服內之親也。

六年。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置其間。憙喜同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曰。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當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不可使治民。及在州郡。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假名稱

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立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胡氏寅曰。靈帝好學春秋。嘗詔劉陶次第春秋條例。而所引以自近者。乃文賦小才。書篆末技也。所力行而不變者。則禁錮忠良。寵任常侍。賣官聚貨也。人君無高遠之志則已。苟有高遠之志。監漢靈之好文。法高宗之典學。然後知書之有益也。

光和元年。以張顥為太尉

顯中常侍奉之弟也

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

氣如龍長十餘丈

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鴻都羣小並各拔擢。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唯陛下斥遠佞巧。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讒諛驕溢。門史霍玉。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將為國患。宜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聖朝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強。愍邕無罪。力為伸

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璜女夫陽球。又與邕叔父有隙。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

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姑為渤海王惲妃。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鄴及兄弟並被誅。

初開西邸賣官。

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

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二年。太尉橋玄罷。

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者。希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

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推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球奏甫頰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父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乃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辨之。何須校尉邪。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甫尸。慨然拭淚。直入省。白球酷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

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

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可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宜徵邕授任。則忠貞路開。衆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

胡氏寅曰。呂強賢矣哉。裂土南面。尊爵也。然且不

受則市權怙寵。貪慾無厭之事。必不萌于心矣。使朱瑀。趙忠。朝恩。守澄輩。皆能如是。則生荷榮祿。死免唾罵。亦且垂名不朽。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戶掃除。皆得如強之流。則朝省清明。官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呂強其賢矣哉。

殺司徒劉劭。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劭兄侍中儵。死於陳竇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劭曰。曹節等放縱為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劭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

馬用彼相邪。劭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劭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劭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三年。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后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進為侍中。

作畢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園百里。人以為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

為之

胡氏寅曰。芝松假託經義以文其說。所以欺靈帝也。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辯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辯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哉。

四年。作列肆於後宮。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竊盜。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

酉辛

戌壬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為私穡。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太尉許馘。

乙六切

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

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

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莫不畢應。楊賜上言。宜敕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帝殊不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

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二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幟。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雋討潁川。

黃巾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嵩傷。討潁川黃巾。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郎中張鈞。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上嘗欲

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譖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左右。讓誣栩與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

通鑑纂要卷九
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與懸通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胡氏寅曰。甚矣靈帝之不明也。中常侍言黨人欲圖社稷。則信而不疑。考掠禁錮。為之辨理者。隨即震怒。何其守之確也。及黃巾賊起。約封諂徐奉等為內應。張讓賓客。與之交通。是圖社稷者。乃中常侍。可以怒矣。則薄加誚責。何其待之寬也。且呂強乃中常侍之賢者。納忠屢諫。反以讒死。然則靈帝特愛中常侍之回譎者耳。豈非資稟不移。難以語上哉。

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坐寇賊免。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玄及南陽何顥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顥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敷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馬。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平之。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琮到部。遺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歲間蕩定。百姓以安。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

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徵植還。減死一等。
巴郡張脩反。

脩以妖術為人療病。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眾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於下曲陽。斬之。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向有功。

先零羌及涼州羣盜北宮伯玉等反。

北地先零羌及抱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為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眾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自將精卒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

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既而解圍。忠出戰。雋因擊大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為帥。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雋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申允。下獄。會赦。還

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二年。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晦。而蜾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彊折賤買。

僅得本賈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官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音鄒分道督趣讀為促。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以崔烈為司徒。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烈本

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而聲譽頓衰。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没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溫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為破虜將軍。統於溫。

司空臨晉侯楊賜卒

賜既免帝閱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陶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為司空薨諡曰文烈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張溫擊涼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將軍董卓破走之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十萬又買田起第於河間

胡氏寅曰靈帝崇積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其為來世之鑒豈不厚哉

三年遣使就拜張溫為太尉

三公在外始於溫

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忠遣弟延致殷勤於傅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

丙寅

卯丁

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四年。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

辰戌

長沙區星反。以孫堅為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五年。以劉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巳巳

遣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走之。

六年。遣大將軍進討韓遂。

蹇碩忌進。說帝遣進西擊韓遂。進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還而西。以稽行期。

四月。帝崩。皇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封皇弟協為陳留王

帝在位二十二年。年三十四歲。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目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稱疾不入。辯即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為陳留王。年九歲。以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

蹇碩誅之

進忿蹇碩圖已。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桀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顥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遷孝仁皇后於河間。驃騎將軍董重自殺。后暴崩。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為助。董太后每欲參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

斬張

猶也

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

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舉兵圍驃騎府。收重免官。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

袁紹說何進誅中人。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

以下。以三署郎

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更直侍官殿

補其處。太

后曰。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悽惻與士人共

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太后母

舞陽君及弟苗受宦官賂遺。數白太后。為其障蔽。

言大將軍專殺擅權以弱社稷。進又新貴。素敬憚

中官。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

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

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

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

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

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

董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

皆詣臣言稟讀為賜斷絕。妻子饑凍。挽臣車。使不得行。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至是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進使騎都尉鮑信募兵泰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請收讓等。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王允為河南尹。

紹促董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謀頗泄。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斬進。即為詔以樊陵為司隸。許相為河南尹。進部曲將吳匡。引兵燒南宮青瑣門。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

王劫省內官屬。從復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苗不與進同心。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劔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

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還至雒舍。明日。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北芒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秦山。卓步騎不過三千。率四五日。輒夜潛出。明旦乃大陳旗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

進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殺原而并其衆。於是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

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遂弑太后何氏。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爾謂

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皆惶恐莫敢對。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立陳留王協。隗解帝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顰涕。羣臣含悲莫敢言。卓又議太后踰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禮。乃遷永安宮。酖殺之。公卿以下不布

服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

董卓與三公詣闕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

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

初尚書周綖。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於是徵爽蟠等。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蟠得徵書。人勸之。

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

卓購求袁紹急。周綖伍瓊曰。紹恐懼。勢必為變。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即拜紹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奔南陽。操歸陳留。

孝獻皇帝初平元年。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

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給軍糧。孔伷屯潁川。劉岱張邈邈弟廣陵太

午庚

通鑑纂要卷十九
守超。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橋瑁。曹操。俱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

卓弑弘農王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毖。

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

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公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收斬之。彪。琬。皇恐謝罪。

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官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還。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官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

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堅至魯陽，與袁術合兵。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以劉表為荊州刺史。

司空荀爽卒。

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才畧。

之士將共圖之。亦與王允及卓長史何顥等為內謀。會病薨。

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

二年，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韓馥、袁紹以書告袁術，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馥、紹竟通故樂。

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卓自為太師

位居諸侯王上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袁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

將軍還相嫌疑。何也。術即調發軍糧。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與戰。敗走。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乃使董越屯澠池。段熲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卓至長安

卓至長安。公卿迎拜車下。卓因抵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

通鑑纂要卷九
三十一
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
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諝。郭圖等說馥舉冀州以

讓袁氏。馥性惟怯。因然其計。乃避位讓紹。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以沮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軍。審配。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許攸。逢紀。荀諝。皆為謀主。馥尋自殺。

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

卓以張楊為河內太守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

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孫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祖敗走。堅乘勝夜追祖。祖步兵射堅殺之。

河南尹朱雋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初董卓入關。留雋守雒陽。而雋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皆有所給。

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

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

通鑑纂要卷之六
三
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馬以為督義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時馬子璋為奉車都尉。在長安。帝使璋喻馬。馬留不遣。

三年。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

遂掠潁川。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弟晏。兄子璜。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車服僭擬。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啓事。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

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

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着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宗族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殺。卓素充肥。暴屍於市。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關。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

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卓既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是以羣下不甚附之。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擁兵自守。李傕等還至陝。遣使詣長安求赦不得。傕等益懼。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校尉賈詡曰。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

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_{也蜀兵}內反。引傕眾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招允同去。允曰。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圍門樓。共表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傕等收司隸黃

琬殺之。屍允於市。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催汜。稠。及張濟。自為將軍。

四年。以陶謙為徐州牧。

徐州治中王朗。勸刺史陶謙遣使奉貢。故有是命。仍以朗為會稽太守。前方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迎之。陶謙別將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敗走。郟。操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攻郟不克。乃去。攻破城邑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自殺。

虞與瓚積不相能。虞恐其終為亂。乃率兵十萬討之。兵無部伍。不習戰。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瓚執虞。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疇至長安。致命。還。比至。虞已死。疇謁墓。哭泣而去。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

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乃為約束。班行於眾。眾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九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

起漢獻帝興平元年
至獻帝建安十三年

興平元年。追尊母王夫人為靈懷皇后。

有司奏立長秋官。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後官之選乎。於是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

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

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備救之。備遂歸謙。謙表領豫州。屯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

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

布以拒操操還攻之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操乃引還。前九江守邊護。素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說邈迎呂布為兗州牧。或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侯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官欲自將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

官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固守。允流涕許之。遂殺汎疑。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官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胡氏寅曰。三代得天下以仁。仁非煦煦姑息也。推已所欲。與天下共之。推已所惡。與天下去之。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則仁之道也。操報父仇。先屠三城。

坑數十萬衆。已為過甚。再攻徐州。罪人不得。遂畧地。遠師所過。殘滅不亦不仁之甚哉。其天資嗜殺如此。雖得天下。不能數世。即為他人所奪。蓋德澤不厚。不能綿遠。其理然也。

以楊定為將軍開府

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粥也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臣等謹按長安近在目前。出太倉米豆以振之。而飢餓之民。猶不得蒙其實惠。蓋小人之敢為欺蔽。皆此類也。為人君者。苟明不足以燭奸。剛不足以懲惡。則雖有仁民之政。而欲民之被其澤也難矣。故侯汶一杖而餓者得全。人君少自振勵。其效之速如此。使獻帝從是覺寤。觸類而長之。縱未能中興。亦豈至為亡國之主哉。

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

天火燒緜竹城。劉焉徙治成都。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共上以為刺史。詔以為

益州牧

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謙疾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

袁術表孫策為懷義校尉。

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而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術上策。舅吳景領丹

乙亥

陽太守。從兄賁為都尉。然未肯還其父兵。謂曰。丹陽精兵之地。可往召募。策遂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召募得數百人。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拜懷義校尉。許以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陳紀。又使攻廬江太守陸康。謂曰。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策益失望。

二年。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

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飢饉。二年之間。民相食畧盡。李傕郭汜樊稠。於

功爭權。僊以稠勇而得衆忌之。請稠會議於坐殺之。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僊各治兵相攻。僊遂將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放兵入掠宮人御物。并取金帛。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僊。僊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等十人以為質。儁憤懣發病死。

立貴人伏氏為皇后

郭汜攻李傕。僊遷帝於北塢。

郭汜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闔。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

家。吾豈求生耶。汜乃止。僊召羌胡數千。以御物與之。許以宮人。欲令攻汜。汜遂將兵夜攻僊門。矢及帝帷。僊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及牛骨以賜左右。僊以臭牛骨與之。司徒趙溫與僊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為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不如早共和解。僊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僊。鄴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僊。僊不肯。曰。君觀吾方畧士衆。足辦郭多也即汜否。多

又劫質公卿。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酈曰。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呵之出。酈詣省門。白催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催聞之。亟令酈去。

曹操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雍丘。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河濟天下之要地。不可以不先定。今舍而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

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將軍張濟迎帝東歸。以濟為驃騎將軍。開府。

李催。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催將楊奉謀殺催。事泄。叛去。催衆稍衰。張濟自陝西至。欲和催。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催許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此。

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將軍賈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乃引去。催由此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有差。催出屯池陽。汜欲令帝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汜復謀脅帝還都郾。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

以曹操為兗州牧

帝至弘農。張濟與催汜合。追帝至陝。帝度河入李樂

營

郭汜黨復謀脅乘輿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東至華陰。將軍段熲具服御資儲。欲上幸其營。熲與楊定有隙。定黨言熲欲反。帝疑之。定將與奉承攻熲。請帝為詔。弗聽。奉等乃輒攻熲營。不下。熲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二意。詔和解之。定等還營。李催郭汜聞定攻熲。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奉承不相平。乃復與催汜合。車駕遂幸弘農。濟。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

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露次曹陽。承奉乃譎
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
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
千騎來。共擊催等。大破之。車駕發東。催等復來戰。
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至陝。
乃結營自守。虎賁羽林不滿百人。李樂懼。欲令車
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彪以為河道險難。乃使
樂夜渡。具船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
伏德扶后御船。同濟者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到大
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揚使數千人負米貢餉。

上御牛車幸安邑。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
以錐畫之。乘輿至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
僕韓融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百官。歸官人。已而
糧盡。張揚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是時
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
間。關中無復人跡。

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
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策之舅
吳景也討橫江。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

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以張紘為

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

雍丘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素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時為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增兵急攻。糧盡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

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

子丙

建安元年。劉備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軍東下。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收餘兵。東取廣陵。

與術戰。又敗。飢餓困蹶。請降於布。布亦忿術軍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執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

帝還雒陽

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七月。至雒陽。楊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留宿衛。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委輸不至。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音呂野穀不因播種而生者或飢死。或為兵士所殺。

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今鑿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曹操遷帝于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

操引董昭問計。奉車駕東遷。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

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懇。乃以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曹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飢則寇

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
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
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
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
運糧之勞。

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東屯沛
。袁術畏呂布。乃為子求婚。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
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馳往赴之。靈等乃罷。備合
兵得萬餘人。布惡之。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
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

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備有英雄名。以窮
歸已。而害之。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
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
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益其兵。使圖布

二年。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

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遂有
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議稱
尊號。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
無失道。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
以幼小。脅於強臣。異於湯武之時。且董卓貪淫驕

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術始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少與術遊。術質其子。而以書召之。珪答書曰。足下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以呂布為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

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然。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眾為內應。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

董卓俱立功名。今柰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從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

劉備誘楊奉殺之。

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間。劉備誘奉斬之。暹與郭汜胡才皆為人所殺。李樂病死。

三年。詔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

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破沛城。虜

寅

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自擊布。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遙為之勢。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眾。北合袁紹。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陳宮有智而遲。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逼。布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

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操謂官曰。柰卿老母妻子何。官曰。官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官也。操未復言。官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張遼。臧霸等皆降。

以劉備為左將軍

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為左將軍。禮之愈重。

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

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臨淮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即署門下督。軍還。郎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揚州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遂有兼并之志。

袁紹攻公孫瓚。瓚自焚死

四年。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饑困。莫之收卹。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簡。復為簡所拒。士卒散走。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於紹。袁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邀之。復走壽春。至江亭。憤慨歐血死。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曹操進軍黎陽。還許分兵守官渡。

袁紹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

於義則違。且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竊為公懼之。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土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豐剛而犯上。攸貪而不治。配專而無謀。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陽。

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字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

庚辰

五年。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自討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士卒稍歸之。

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彊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進軍黎陽。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

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分趣輜重。操縱擊大破之。斬醜。紹軍奪氣。羽犇備於袁軍。操還軍官渡。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

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素紹攻曹操於官渡。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素紹軍陽武。八月。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為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與荀彧書。議欲還許。

以致紹師。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操鈔。許攸曰。操悉師拒我。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謂操曰。袁氏輜重萬餘乘。

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至屯放火。急擊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冀州城邑多降於操。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

善。故至於敗。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都尉。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於權。權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討。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

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龕踈。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

六年。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為漢寧太守。

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為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

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

臣等謹按此張道陵之孫。所謂五斗米賊也。史明言其以鬼道惑衆。後世乃崇尚其教。而世封其子孫。果何道哉。

七年。曹操復進軍官渡。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慙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

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熙為幽州刺史。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八年。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

不克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別駕王脩自青州來救。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

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

九年。袁尚復攻譚。曹操攻鄴。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

申甲

遂圍之。尚懼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

公孫度卒。子康襲行郡事。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丹陽督媽

反居為

覽丞戴員

音云

殺太守孫翊。覽欲

逼取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

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

十年，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

先是，操以袁譚背己，攻平原，拔之。譚走保南皮。至

是操攻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為掾屬。操從之。尋幽州將吏亦逐其刺史。素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

以荀悅為侍中

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

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平聲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恠。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

戊丙

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善。縱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十一年。以仲長統為尚書郎。

荀彧舉統為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

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肆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諂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

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

十二年。操擊烏桓。破之。斬蹋頓。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斬之。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悔不可言。郭嘉曰。表才不足以御備。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從之。行至易。遣使召田疇。疇即至。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崗。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

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蘇氏軾曰。操既勝烏桓。曰。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之。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當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袁曹所以興亡者。

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音仲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

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臣等謹按孟子有言。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夫臣而可召。則必不能以道而事君。君而好臣其所可召。則必不能樂道而忘勢。於是上驕下諂。徒以勢分相臨。利祿相誘。獻可替否。

之間未必有相濟相成之益也。如是而欲大有所為可得乎。孔明號為人龍。固非可屈致者。先主聞徐庶之言。即枉顧草廬。至于再三。既見之後。情好日密。雖羽飛不能間。此所以成三分之業。託六尺之孤。自湯尹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十三年。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簿。朗弟懿為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偽。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

貴寵與服不敢過度。吏繫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少聰達。多大略。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眾。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

訕朝廷。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
劉表卒。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

騎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操進軍江陵

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操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初魯肅言於孫權。請奉命弔劉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治操。權即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降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為權長史。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權。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

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

敗。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操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日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將軍大

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

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思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

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一戰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船艦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劉

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曹仁圍甘寧。瑜大破仁兵。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

三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

